

□赵瑞峰

1935年9月，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的《遗族校刊》第1期3卷上刊登了一篇文章《泰山灵岩曲阜游记》(下称游记)，作者是该校校董会秘书钱用和。2011年，《钱用和回忆录》出版，这才让人对这位民国才女的生平经历有所了解。

钱用和(1897—1990年)，又名祿园，字韵荷，江苏常熟人，1923年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，1925年赴美留学，1929年回国，受聘于暨南大学，1931年担任国民革命军遗族女校校务主任。

1935年8月，津浦铁路南京营业所发起组织赴泰山、灵岩、曲阜旅行团，钱用和趁周末和孔子诞辰日假期，随团赴山东三日游。钱用和博学有识，能诗善文，每当外出游玩归来都会写游记以记之。

1935年8月25日，钱用和于前一日晚至浦口登车，经一夜奔波，过徐州经兖州，下午三时至万德，随后乘骡和独轮小车向灵岩进发。游记这样描述当时的山路之行：“山路狭隘而曲折，碎石凌乱而塞道，乘骡尚易前行，坐车则非常颠簸。”这还不算，当时越沟渡溪，抵灵岩时已晚，这一路“峰崖错综，风景尚佳，惜树木甚少”。灵岩有十里松，让钱氏感到有雅趣，因为时间紧张，钱用和不能细看，对灵岩寺几乎是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。游记仅记寥寥几笔：“外立‘万壑’‘千岩’两大石碑，字笔劲道，寺内屋宇颓废，佛像剥落，古塔高耸……大殿中三世观音巨佛金光灿烂，颇足可观……”及原道返车站，途中下雨，景色较来时尤佳：“夕阳照映山曲，彩色绿崖，诚天然一幅画也。”

二十六日早饭后，钱用和至津浦路泰安宾馆，乘游山轿向泰山进发。这种轿子是“一绳结穿成之躺椅，由两人肩抬，或直行或横行均可”，因为其内铺毡毯，非常舒适，自然是与前一日往灵岩乘骡坐车不可同日而语。钱用和游记记录了途中见闻：“晓日东上，沉雾顿消，山色在望，轿影相踵，更觉雄伟矣。”泰山游程有东、西、后三路，钱氏因只留一日，故游东路。过岱宗坊，登玉皇阁，钱用和在游记中写道：“阁在白鹤泉上，泉已涸竭，庭中凤仙花盛开，阁内有洞，题曰：‘仙人洞’，有清乾隆时孙真人遗蜕……”至关帝庙，钱用和又写道，“庙宇敞朗，后院有青未了轩，轩前汉柏，盘虬若盖，曲折古雅，诚奇数也。”

过一天门，入观音阁，再进红门，过万仙楼，至斗母宫，钱用和在游记中写道，这里“小院清幽，池水澄澈，有楼翼然立池左，仰视万峰，俯临绝谷，林壑尤胜”。至高老桥，钱用和又在游记中写道，“东北望‘经石峪’大字，历历明显，经石峪为谷中一平坦石坪，广可数亩，在水帘洞下。传系梁时刻八分书《金刚经》于上，字大如斗，古拙可爱，因经流水冲刷，残毁不少，能拓者共九百六十字，近复洗出数十字，共计有一千余字，拓帖者视为奇货，争相拓售，价颇昂贵”。

过中天门下，经过“快活三里”，过云步桥，前有飞瀑岩，她和在游记中说：“瀑布滔滔飞流，水随崖下，与石绿相映，若铺玉溅花，涤人心胸。岩上名人题句叠叠，美不胜收。”

由对松山北上，再上为十八盘，钱用和记到，“石级重重，陡绝难上”。登南天门，磴道最险处，有

铁索供游客攀缘，在此回望尘寰，钱用和发出“山伏若蛙，河环如蚓，景象壮丽”“天门东行有天街，庐市相接，游客之欲登岱顶观日出者，往往于前晚宿此处，以便次日清晨登岱。出天街，山路略平，至碧霞宫，庭中有铜碑，高丈余，广可四尺，为明万历间物”的感慨。

钱用和游览毕即乘轿下山，过南天门，下十八盘，抵山麓，复至城西北隅岱庙游览。游记记岱庙：“庙为汉时所建，方三里，高三丈，门八，中有历代帝王封岱碑石，有秦碑、汉柏、唐槐、石刻、铜器，而以宋壁画为奇观，庙曾改为民众教育馆，惜现若无人主持。”

钱用和谈及登泰山印象及观感：“泰山各庙，以及岱庙、铜庙，规模均甚宏大，在秦、汉、唐、宋至清代，必聿皇典丽，香火盛旺，今皆颓废寂寞，令人不胜作眷念古人之想矣。泰山高十八里半，由麓及顶约四十里，有六千余级，诚五岳之最高者矣。”

钱用和二十六日晚由泰安登车南下兖州，至次日晨四时至。到津浦铁路兖州宾馆，馆中已经备上人力车，钱用和即乘车东进曲阜。游记以极欢快的语气记录这段短途：“……鱼贯向曲阜进发，亘二三里，蜿蜒如长蛇。过泗水，水流由闸下注，急湍成声，一若于寂寞之清晨，鼓励游客之前进也。晓日东升，彩霞四布，鸟噪惊人，倦梦为醒……旷野田畦，种植茂盛。入曲阜城，亦呈整洁富裕之象。”

至孔庙，历殿阁，入杏坛，观“先师手植桧”，钱用和参加了孔子圣诞祀典礼。游记记典礼：“各团体之参于祀典者，早集杏坛左右，大成殿前，军人学生，列队以待，上陈钟、琴、鼓、瑟，气象庄严。七时鼓声三击，主祭官山东省主席韩复榘，奉祀官孔德成、孟庆棠、颜世镛及偕与祭人员，由杏坛升大成殿。司仪人高呼就位后，当成六列，韩在前，陪祭列后，司献四人，立祭桌前，桌前祭器、俎豆、十贡、三牲及花篮等。古乐悠扬，与祭者均肃然起敬，舞员衣彩服立两旁，齐唱国歌后，献花，读祝文、行礼、奏乐、唱孔子纪念歌，即礼成摄影。”

观大成殿，看殿前盘龙石柱雕刻极巧妙，钱用和以为“诚孔庙内之精粹，建筑中之贵品”。孔庙虽周围广大，殿宇雄伟，惜年久失修，颇呈荆棘满园之象，因此她呼吁：“今提倡尊孔，果能于每年孔子圣诞前拨款修理，使庙宇灿然，祭典方见隆重，否则徒与民众以草率之印象也。可见这次祭孔有些草率，给钱氏的印象不佳。

谒颜庙，继谒孔林，钱用和在游记中记到圣林坊一段路：“松柏夹道，姿态苍虬，枝干交错，绿荫如盖，诚佳景也。”钱用和于柏树下解囊午餐后谒孔陵，称其广宏伟壮。及瞻仰毕，遂乘车由原道返兖州。

钱用和仍回兖州宾馆，因为早晨出发甚早未及游览附近公园，归来后始游之，乃见“园中荷花盛开，清香扑鼻，小桥虹贯，孤亭兀立，虽规模粗具，布置尚有雅趣也”，看来这是一新开辟公园。

钱用和在游记末谈到这次山东之旅，说“旅行颇经济……膳宿车轿等资，不足三十五元，而得游三处”，又说“诚提倡民间正当娱乐，有益身心之善举也。至饱览山川胜景，广集历代古迹，则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各人所获更无穷矣”。看来，这趟山东之旅，对钱用和来说是不虚此行。

【故地往事】

探访滕县飞地



茌茌山

□孙南邨

新编《滕县志·地理》(中华书局，1990年)有两幅地图：《兖州府滕县自治区域图》(清末)和《滕县区乡全图》(民国三十年)，两图都标着新中国成立前滕县有一段飞地。这段飞地在滕县(今滕州)东南方向，距县城200余里，与当时的山东省峰县、江苏省铜山县为界。

滕县位于峰县、铜山县北，这段地却在铜山县的利国驿东、峰县南，属滕县而与滕地不相连，故称为“飞地”，即滕州旧志说“岂所谓越利国、峰县而深入孤悬徐、邳之间者也”。

查阅清光绪三十年《峰县志》地图，滕县飞地紧邻峰县南部，此地小部分在今枣庄市台儿庄区，大部分在徐州市贾汪区。《台儿庄区志·隶属》(山东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)载：“现张山子镇、侯孟乡部分地区属滕县。”《贾汪区志·政区》(方志出版社，2002年)载：“贾汪新中国成立之前一直分属江苏省铜山县，东省滕县、峰县两省三县管辖(现贾汪镇的苗岭、泉东、泉西、岗子、虎庄等一带农村及新工、夏桥、韩桥等地段属滕县，韭山以北属峰县，老矿、泉旺头及其以西属铜山县——原注)，新中国成立后才统一管属。”

由上述志书可证，当年滕县确有这段飞地存在，那么，它形成于什么年代，又是怎么成为飞地的呢？

2002年版《贾汪区志·地名考》记有一则民间传说：“相传清雍正年间，夏桥、新工区一带为铜山、滕县、峰县三县皆不管的荒僻之地。一农夫在田野里用长柄等身的钐镰割草，见一白鼠钻洞，便倒持钐镰，用镰柄顶端向洞口捣去。不料因用力过猛，刀刃正砍其后颈，血尽而死，但尸体僵而不倒。事发后，上司便召铜山、峰、滕三县令到现场破案，言称破案者得其地。铜山县、峰县县令判他杀，唯滕县县令判为无意自伤，滕县遂得夏桥。此地距县府230里，成为滕县越峰县而孤悬徐邳之间的‘飞地’。然而据民国二十三年(1934年)版《续滕县志》云：‘白鼠一案’，事不经，非政体，不足信。”

但实际上，地方志对此事并没有失载。滕州现存最早的《滕县志》(明万历十三年版)对此多有记述，卷一《图经》就说到飞地初属之事：“泉河等社越利国而孤悬东南徐、邳间二百余里而犹隶滕者，岂所谓犬牙相制之势然欤？然滕地所以大者，盖由魏随置郡，后虽改置不一，而地则仍旧。”原来这段飞地初始于北魏。汉朝初年在今滕州市区设置蕃县，时属鲁国，北魏时为郡。《魏书·地形志》载：“蕃郡，孝昌三年置，元象二年并彭城，武定五年复。领县二。”蕃即今滕地，自不必说，另领二县，一为永兴，一为永福。

明万历年间《滕县志》编撰者曾对

这两个县址做过实地考察，《古迹志》记，“故县城，在东南二百二十里，茌茌山北，兴筑无考。城在四山中，被山水湍洗殆尽，其南城有微迹存焉”“……蕃郡辖蕃城、永福、永兴三县。今临城西有永兴社永兴村，逼近临城，岂临城即永兴耶？永福无考，按茌茌山后有故县集，而不知其名，岂永福耶？”

因此，由于滕县县城在茌茌山北，此山是这段飞地的主要标志之一。万历《滕县志·山川志》记茌茌山：“山有九十九顶、九十九峪，有娘娘寨、猪圈峪、仙人诸洞，下有寿圣泉，放径二尺许，水涌出如沸汤，落即为大河……”“东南二百二十里曰泉河，其源出茌茌山西寿圣泉，西流入徐州境韩家山入于泗”。明万历元年《兖州府志·山川·滕县》记，泉上社多峪，有桃峪、龙峪、猪圈峪、簸箕峪。滕州旧志说茌茌山为滕境第二大山，寿圣泉为第一大泉。

据1990年版《贾汪区志》(苏徐出准字(1990)第14号)载：“茌茌山俗称大洞山，标高361米，是徐州地区最高的山。”此山今已更名大洞山，为当地风景名胜。

这段飞地在明代并不荒凉，万历《滕县志·市集村店》记：“城东南村落以六十数……泉上、泉河、故县、小店最大……张山、官庄次之……泉河、故县、小店集市也。”多村落、有大村、有集市，并非“三县皆不管的荒僻之地”。

清代康熙至道光年间，《滕县志》几次编纂对这段飞地都没有增添新的内容，直到光绪三十三年《滕县乡土志》才把它详细绘入县域地图，此时飞地已由明代的泉上、官庄等四社变为三保，属滕县弟(通“悌”)二十保、第二十一保、第二十二保，共有56村。

民国十九年(1930年)《滕县续志稿》铅印成书，对飞地记载更为详实。时称三“区”：第二十区，广十里，袤二十里；第二十一区，广二十里，袤十里；第二二区，广四十五里，袤五十里，三区共有38村，各村落名称悉数记之。

明代至民国初年500多年来，滕州旧志不仅记此飞地之事，也曾探其何以成为飞地的问题，滕县县长还曾为此访问当地老者。民国初年《续滕县志·郡国县城沿革》载：“南三社东南界距县治二百二十里，中隔峰县一段不相连属，自春秋至今未详何国何地。民国二十四年县长刘汝桐巡缴至境，有一耄耋老人说，明以先是湖也，为山水所淤，遂成桑田，近是。或曰由断白鼠一案，割自徐州，事不经，非政体，不足信。”白鼠案“不足信”“山水所淤，遂成桑田，近是”。

滕县有此一段飞地是不争的事实，何以“飞”离于外？数百年来除了“白鼠一案”再无他说出现。看清末民初地图，与滕县间隔的地段全属峰县管辖，应该说在这段间隔之地曾经有过属滕县的地方，只是后来发生什么变故，才使这地方由滕入峰了。